

# 寻味非遗里的春节民俗与美食

□蕊红

“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12月4日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春节，是中国人的传统新年。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过年的习俗在周代已经形成，至少经历了三千多年的历程。

公元前104年，汉武帝颁行《太初历》，重新以建寅之月(夏历一月)为正月，由此夏历一月一日成为岁首之日。由于以一月为岁首，因而正月初一成为新年的第一天……除夕之夜，辞旧迎新，阖家团圆吃年夜饭成为中国人最重要的习俗。此后两千余年，过年基本上就以夏历一月一日为标志性时间展开直到今天。

“春节”申遗成功，进一步认可了春节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尤其古人欢度春节时的民俗与美食，不仅值得今人回味，更值得传承和发扬。例如唐朝人欢度春节时的团圆饭，有些几乎和现在一样，不同地区的人们有不同风味的新年特色美食，甚至不同的酒楼还能根据各自的风格推出不同的特色菜式。唐朝韦巨源的《食谱》以及五代至北宋初年陶谷的《清异录》里都提到过，唐朝长安城里有一家叫“张手美家”的老字号餐饮店，每个节令都有特供的节令美食，如寒食节的“冬令粥”、中秋节的“玩月羹”、腊日的“萱草面”等，而元日所供的便是“元阳齋”。“齋”就是肉的意思，看来，唐朝人的年桌上是少不了肉的。

在唐朝人众多的美食当中，还有几样是不可或缺的，其一便是“五辛盘”。这是一道用五种辛辣味蔬菜拼成的蔬菜拼盘，主要食材有大蒜、小蒜、韭菜、芸薹、胡荽等，唐朝人认为吃这些东西可以驱疾防病，发散人体内脏中的陈腐之气。唐朝人吃过辛辣的，接下来就该吃甜的了。

唐代诗人白居易在一首以春节家宴为主题的诗中写道：“岁盏后推婪尾酒，春盘先劝胶牙饧”。按当时的饮酒习俗，巡至最后一位称为“婪尾”，需要饮三杯。“胶牙饧”是用麦芽和富含淀粉的粮食制成的糖，甜度不如蔗糖，但黏性很大。北方在腊月廿三“小年”祭灶时，会吃一种放凉时很硬、受热后变黏的“灶糖”，它的源头就是一千多年前的“胶牙饧”。古人在春节时请年长者

先吃，祝愿老人吃了这种糖后牙齿和它一样坚固，当然现在看来只能适得其反。

唐朝人的年桌上，还有两种酒非喝不可。一种是“屠苏酒”，另一种是“椒柏酒”。“屠苏”是由大黄、白术等药材混合制成的，椒酒是用椒浸制，柏酒用柏叶浸制。据说喝了这酒能驱寒祛湿、驱邪解毒。杜甫四十岁那年元旦在堂兄弟杜为家中相聚守岁，就喝了椒酒：“守岁阿戎家，椒盘已颂花。”唐朝人春节饮酒，旨在祝愿健康长寿。“梅花枝上春光露，椒盘杯里香风度”，古代正月初一用盘进椒，饮酒时取椒置酒中，花椒之味可以辟疫疠、强身健体。

新年开始后，唐朝人也有走亲戚的习俗，亲朋好友之间互相邀宴，时人称之为“传座”。初唐有个叫唐临的大臣在纪实故事《冥报记》中提到过：“长安市里风俗，每岁元旦以后，递作饮食相邀，号为传座。”亲朋之间过年相聚，走到哪家就吃到哪家，餐桌上不仅有酒、有美食，更有一抹浓浓的年味。

时至今日，物质早已极其丰富，各地年夜饭的菜肴如同一本吉祥话大全。鱼代表“年年有余”，鸡意为“大吉大利”，黄豆芽是“如意菜”，豆腐象征“富”，芹菜象征“勤”……北方过年必吃饺子，这一习俗可能是在明代定型的，取“更岁交子”的含义。南方过年常吃年糕，苏州地区在大年初一早上，将年糕切成小块，和糯米小圆子一起煮，寓意“高兴团圆”。

此外，唐朝人也有属于自己的“春晚”。除夕夜里，家家户户院子里都会燃起火堆，唐朝人称之为“庭燎”，将节日氛围烘托得愈发浓烈。晚上还会上演“驱傩”仪式，即驱除疫鬼的仪式，人们会戴上青面獠牙的面具进行舞乐表演，以此驱走鬼怪，并祈求在新的一年里能够平安祥和。而皇宫内举办的驱疫仪式就更为壮观，被称为“大傩”“国傩”。诗人沈佺期有一年在皇宫里陪皇帝守岁，看到兴起的时候，皇帝就让他记录一下热闹的场面，于是沈佺期便歌咏道：“殿上灯人争烈火，官中侏子乱驱妖”“共欢新故岁，迎送一宵中”，春节凝聚了无数小家庭的天伦之乐，成就了四海同春的祥和之美。

(本文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临沂市退休教师)

▼明代画家李士达的《岁朝村庆图》描绘了吴中地区热闹的新春景象，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张发山

众所周知，我国古代是男权社会，但依然诞生了许多驰骋疆场的女英雄，如花木兰、穆桂英、梁红玉；亦出现了一些才华横溢的奇女子，如蔡文姬、李清照、朱淑真，因而就有了“巾帼不让须眉”的说法。今天要讲的，是晚清时期北方文坛“诗古文词，冠绝一世”的女诗人——李长霞。

李长霞(1825—1879)，字德霄，清道光五年出生在掖县(今莱州)城内的一个官宦之家。祖父李兆元，字勺洋，乾隆举人，官至河南布政使，著有《十二笔舛录》；父李图，字少伯，嘉庆拔贡，天资卓越，读书一目十行，工诗古文词，时与柯培元、刘耀椿、李汀璋并称“山左四名家”，官至博兴教谕、直隶无极县知县；其兄李吉伦亦是当时有名的诗人。李家藏书甚丰，上自周秦下至明清，诗词歌赋、文史经典、野稗稗史等应有尽有。浓厚的文化氛围造就了李长霞的成长环境，她从小敏而好学，酷爱诗词。在书籍的海洋中，李长霞纵情遨游，如鱼得水，终日手不释卷。通过父兄的指点与教诲，她少女时代就显露出异样的才华。

道光二十三年(1843)，李少伯应邀主讲济南尚志书院，李长霞亦随父母客居济南。不久，她即以雅善吟咏知名于山东学界，一时无不知李家有一才女名唤长霞。此时，胶州秀才柯衡恰好也在尚志书院就读，李少伯爱其才学，又得知他是柯培元之子，惺惺相惜，便把爱女长霞许配给他，两年后，两人喜结连理。柯衡虽未得到功名，但他长于经史之学，尤以善诗闻名于世。婚后二人志同道合，琴瑟和谐，感情十分融洽。柯衡非常佩服妻子的才华，长霞也支持丈夫对经史学的研究。

李长霞诗学“三唐”(初、盛、晚)，风格以追忆往事见长。她早年的作品，大部分毁于咸丰11年(1861)的捻军之乱，捻军攻打胶州，当地死难者三千余人，柯家藏书尽毁。她在《锦斋诗选》跋中说：“岁在金鸡，寇来，一焚石室之笈，并烧旧作，所存十之二三。”而其晚年力作《乱后忆书》中这样写道：插架五千卷，竟教一炬亡，斯民同浩劫，此意敢言伤。业废凭儿懒，窗闲觉日长。吟诗怜弱女，空腹说三唐。细读，此诗很有味道。作者藏了那么多书，却在战乱中被一把火焚个精光。全家流离失所，百姓遭受苦难；没有书，只能凭记忆“空腹”对子女讲解唐诗之美了。为避战乱，李长霞举家西迁至潍县，待时局稍有稳定，便将途中所见所闻写成《辛酉纪事一百韵》《旅行杂诗》等。诗中多为发乱离之慨，作动荡之叹，不少诗人认为可配杜甫的《三吏》《三别》。如《莘县途次》：“客路过

莘野，孤村落日低。荒田多白卤，矮屋尽黄泥。饥下呼群雀，寒栖上距鸡。萧条民业少，生计悯苍黎。”又如《胶莱道中》：“停车向古道，乱树冷斜曛。落叶欲迷径，远钟多在云。溪流经雨急，山色对烟分。回首乡关近，令子思绪纷。”景中有情，情中寓景，韵律格调均见唐音杜风，备受赞誉。

在潍县，全家定居于西望留孙家村，李长霞不久便与邑地诗人郭绥之、郭杭之、刘抡升等共结西园诗社，切磋吟咏，唱和不辍。此时，她已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但创作势头正炽，实令诗社须眉自愧弗如，《锦斋诗集》就是这时期付梓的。《山东通志》评其诗曰：“追从杜陵……五律亦纯乎盛唐。”

李长霞向来重视家庭教育，便是在从胶州移居潍县途中，还“听夕教子女经史词章之学无少间”。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在其《晚晴谿(yi)诗集》中，收录李长霞诗作计七十三章，其中《戒子诗·其一》引经据典，劝儿子讲求实学，珍惜光阴，足见一位母亲的远见卓识：“羲和无返辔，昔贤惜分阴。念尔流离子，少小值苦辛。荒废惜往昔，濯俯慎在今。娉修苟不力，老大倏相寻。乾行贵不息，纤条成修林。”大意是：日月之行不会勒马回缰，古代圣贤都珍惜光阴。你从小就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而今更要勤奋学习。高尚的品德是努力取得的，否则，就会“老大徒伤悲”。天道贵在自强不息，纤细的枝条终会长成高大的树林。

正因为如此，李长霞的儿女在她的潜移默化与谆谆教诲下，均在史学、经学、文学方面颇有成就：两个儿子劭愨和劭恣(m i n)，双双考中进士；两个女儿劭蕙和劭蕙，也以“雅擅词华”而闻名。尤其是次子柯劭恣，历任翰林院编修、侍读、侍讲，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清史馆代馆长、总纂。他治学广博，尤精元史，曾独力编著《新元史》，使《二十四史》变成《二十五史》，他又负责总成《清史稿》，是当时闻名海内外的大儒。其学识渊博，与家庭教育不无关系，故清末文人陈恒庆说：“先生(柯劭恣)固征早慧，亦深得力于母教耳。”

李长霞工诗之余，还将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文集——《文选》予以校正、注释。这项工作工程浩繁，不但要有深厚的文学功力，而且还要具备经、史、训诂、音韵、校勘等多方面的知识；这些难点对于才女李长霞来说，举重若轻，小菜一碟。果然，八卷本《文选详注》不久即付梓面世，事实证明李长霞不仅是晚清著名的女诗人，而且还是一位造诣很深的学者。她用自己的才华写出了不逊于男子的名作，在我国的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本文作者为山东省作协会员)